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麓堂集卷二十六至二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劉淡

欽定四庫全書

懐麓堂集卷二十六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六

序

會合聯句詩序

成化庚子二月朔劉君時雍以職方郎中起家艱待次京師會同年明仲洗馬鳴治孟陽師名三侍講曰川汝賢畀儀三

修撰亨父檢討及予於城東僦館予預為速客是日大風寒甚惟數五侍講在告客無弗赴者觴再匝予幼子病得報亟歸諸君即席聯句得四首明日時雍次韻答客客亦次第和之予以子殤不及和時鳴治以家艱去明仲之和也數五亨父相繼物故皆感而形之乎詩及舜咨侍讀起家艱至又和之凡若干首為一卷時雍以予實主約乃不終會又不與聯句罰為序曰川為助罰予不得辭因憶與時雍同舉禮部入翰林朝夕聚處及分曹限秩十八年来少者既壯黙者或化

而須臾中間以使命去以省覲去以憂去聚散忻戚之
不齊者益有感焉而況有大於此者乎故君子之交也
及年之壯可與進學及國家之閒假可與修職及朋友
之聚處可與輔善規過相其所不及則所以節勞養志
宣幽導和者雖一言一話亦足以相感發況言不足而
咏咏不足而賡和之其多且富若此哉他日學成功遂
隨厥小大皆足以自見乎世乃或優游田里感念疇昔
皆於是詩乎觀之亦可以考見其一二矣若忻戚聚散

人事之不齊者固情之所不忘亦豈君子之所屑屑焉者哉而或者以為嬉遊豫樂之具則過矣

蕭溫州挽詩序

海陽蕭君伯鉉守溫州以疾乞歸巡按御史及布政按察二司留弗得乃白于吏部而許之歸無何卒溫人思之致賻于其家越三年君舊寮山東按察僉事劉君叔亮及其鄉人行人陳君棊念君無子以死悼惜不置倡諸大夫士為挽詩若干篇而屬序于予予蕭君同年進

士也君在官賢予知之為工部主事總遵化鐵冶事盡革宿弊完舊所逋課若干改戶部主事進員外郎督德州軍餉明出納嚴禁令庫廩門垣百廢具舉使江西福建督諸官賦廩食外餽遺無所受其在温州雖未閱歲而施設措置民飲其惠者亦多矣二君復為予言君未第時尚義氣輕施予居遠泉水出家貲為井鄉隣利之偕計北上有夫婦同附車者其夫間後至則車已發婦頗少艾倉皇無依君視若已女居起食飲悉置以禮遂

使同行者皆嗽悍不敢少褻焉及抵京夫始至婦泣告曰微蕭公妾死久矣酧以金帛謝不受葢其平居所養已如此而予不能知也嗚呼人之善必有所憑藉而後顯或以時或以地以人或以文字歌咏其無所藉而傳者葢未有也如蕭君未遇時事非託於鄉黨寮寀之舊則雖聯科第同朝著如予者且不及知而況其他乎知之而不使其傳則予之愧二君也葢多矣故特書之若善而不壽且無子此道路者之所同悼加以交游知識

之厚歌辭咏嘆之屢予之悼君何以異於諸君哉君名禹伯銘其字卒年四十有二有女三人以弟禹次子為後主其祀

黄氏族譜序

黄巖之黄氏自昭武鎮都監緒兄弟為三族惟都監所居洞黄族有譜至十四世孫松塢處士公尚修之其子職方主事彦俊又修之其孫文選郎中世顯又增義益例考其居址墳墓婚姻甚備附以誥敕詩文徵諸大夫

士為序跋合若干卷而復屬予序黄氏自宋太史庭堅自序已不得其詳元文獻公溍益加考據亦竟莫知所定今諸公所據者是也葢漢唐以來黄氏自江夏為八郡在閩為晉安宋以後黄氏自金華分五大族而在越為剡今洞黄在五代時由閩邵武徙越黄巖黄巖去剡數百里且都監之居實先宋世則於金華無涉焉邵武去晉安亦數百里謂其同望江夏意雖近之然不可必也夫自宋歷元纔二代已有不可知者昔五帝之世顓

頊軒轅金天之傳可盡論乎為洞黄者苟存其所自出無忘都監足矣譜系之學自五代之衰朝廷始不以定流品士大夫始不以通婚姻官局私書一切盡廢而洞黄之徙實當其際宗派之不詳也固宜時在天下若黄氏比者亦多矣然自是以來黄氏之統繼支續以至於婚姻卒葬纖悉備具若指諸掌亦可謂難矣國法不備則天下之氏族皆莫知其宗家法存則雖至於十餘世之久數千百人之多而不亂豈非存乎人而然歟家之

為業必創焉而後能啓守焉而後能繼維持振舉焉而後能久自德業規模之大及乎譜牒條教之細皆然都監公避亂世得善地可謂能創十四世之傳其守亦善矣松塢職方重修累積至文選君而益盛其子進士備又起而承之兹譜之修其兆可徵也況其孝友清白之澤有重於所謂譜者乎譜之法尚親而舉重以其簡而易傳也夫茍得其人以傳則雖詳不厭然内方合諸族外及羣黨兼備衆義若兹譜也者以黄巖傳之奚患其

不能也耶吾固曰為洞黄者無忘都監足矣洞黄云者山深廣若洞黄族既望邑人因以姓稱其地云

送廣西按察副使林君詩序

吳人林君朝信以監察御史擢廣西按察副使兵科給事陳君玉汝置酒檇州巷官邸會諸檇人為君贈行予與洗馬羅先生明仲與焉與者二十人玉汝摘檇子美餞裴端公詩四句為韻其詩曰皐公餞南伯肅肅秩初筵鄙人奉末眷佩服自叠年盎玉汝與君同里閈為髫

丱交雖科第先後而游處不絕者二十餘歲所謂蚤年佩服者也王汝仲子鑰實聘君長女同家于官歲在辛丑醮于季冬之月所謂眷也是日之會客未至而箋札已具一觴而韻分再酢而詩就所謂初筵也廣西為國南服按察與布政並置官聯禮敵為一方之長雖稱南伯可也然則是詩也其殆為今日設乎夫君子之志未嘗不欲行乎時故其交也亦必以德義勲業相期勵非苟為慕悅而已今君起布衣官至四品横金衣緋秉驄

馬出廵萬里外而入奉官檄還鄉里揚厲光寵拜家慶於二親之側此行路者之所嗟羡無俟乎交際之好姻戚之厚也若地方千里屬吏數百其衆至數十百萬操法律號令而臨之揚清激濁善有賞惡有罰惟所欲為而莫吾掣此窮居之士撫膺扼腕莫能以自遂者而為之又非同志者之所樂哉夫苟不以貴富榮寵相慕悅則吾之所望彼之所以副吾之願者誠在此而不在彼也予覩君與玉汝文章義氣為好至忘形迹及為婚姻

禮不過書幣蓋不過榛栗敦朴守儉皆流俗所不能及是豈徒慕悅於外而無所望乎其大者哉君之行能如杜詩所稱盛名當業城兵甲安井田者庶不為玉汝負而吾輩之餞亦與有寵矣故予既賦所分韻復為玉汝序之為君贈云

應天府鄉試録序

成化十六年庚子秋八月癸酉應天府鄉試録成蓋自奉詔以來凡二十有六日而試越三日再試又三日三

試既試之十有一日而畢錄諸中外臣名在執事者三十有六人士之中選者百三十有五人文之尤粹者二十篇而成臣璟既序於前矣臣東陽謹再拜序其後曰昔人有言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衣冠禮義所自出也王畿者中國之中尤教化所由始堯始百姓舜始五服文王始周南者地之近也近必先久則益以深故天下莫加焉臣嘗以為西北之人才京畿為盛東南之人才南畿為盛蓋嘗觀于南矣仰惟我太祖高皇帝盛

德大業之所興一時雄才傑士建功立名之所起靈氣在山川風霆雨露在萬物仁聲義烈之在遺民故老者昭然如一日太宗文皇帝定都于北宮闕臺署兩存而並置以為億萬載太平之業故人物之魁傑文章之深厚議論之宏偉其視沛豐汾晉弓矢甲冑之雄者相萬也於戲休哉士之才猷德器必造而後成今國監在兩京府州縣學徧天下冠裳絃誦者彬彬輩出非孔孟之學不講非堯舜之道不求非臯夔伊傅之功業不言志

孚氣感上求而下應取之乎筆札文字之間而得其精神心術之妙有不謀而合者觀于近而天下可知也是又非累朝列聖偃武修文之化暨我聖天子甄陶樂育之明效哉然益以見皇祖之澤遠矣自科舉之法行天下之願仕者挾經而抱藝雖遐陬僻壤衡鑑所在皆起而趨之況教化所始王畿之近地哉況天子所命左右侍從之臣以莅乎其事者哉大則公卿輔相經邦弘化之功小則諸司百執事稱德宣力之寄天下所厚望焉

者也葢必保名檢樹功業而後可稱盛世之才奮志倍力以率先天下而後可稱王畿之秀不徒為富貴利達以為身羞以貽為國者之憂而後可以稱學校科目之士然則士之負于天下亦重矣故相與勗之以觀其成

送邵文敬知思南序

宜興邵君文敬與予交殆十年語笑欵洽辭翰往復議論相出入久而益親遊必聯騎燕必接几席動窮日夜每一過門僕不俟命馬不待勒以為常當其情興交洽

雖有他故不復顧憶及夫戰酣角後惟意所得一時之樂殆無以相易也今年秋君被擢知貴州思南府報者至人皆歎且惜之曰卲君奈何作郡縱使作郡奈何置此數千里外葢無間疏戚遖遠識不識皆然而況久且親如予者哉然予恒謂士之自養必一窮達齊得失而後可以為士故凡事有不當意者未嘗不自制不以動其心君不以予為可棄若深有契乎此者葢其所養之定乎中久矣今官至四品地方千里有民社之寄是亦

何歎於君而顧以之動其心乎獨人才之在天下小大繁簡各有攸宜柱不可以摘齒馬不可以守閭千金之劍不可以錐履徑寸之珠不可以彈爵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量則物不費而事各有濟是故天下之才當為天下惜之予於君雖不為私惜亦難乎其為情也且今天下之藉口於文士者非以其長於辭藻而短於政事乎思南雖僻且簡所謂民與社者固在君其悉志殫力化椎卉為冠組治要荒為侯甸又以其餘者待用於

天下使天下之人信丈士之可有為而用之者之有未盡則予言之於君亦驗矣若君能詩工書通經史多材藝則天下固多知之奚待於予言哉

忠安錄後序

忠安錄者我胡忠安公子錦衣君為公錄也始錄誥命諭祭及御製歌詩若干篇次錄碑誌銘狀及哀輓之詩又若干篇而公所著律身規鑑及歷官歲月皆附焉嗚呼觀是錄而公之履歷眷遇福壽德業之盛可見矣益

公履歷之盛為在朝幾六十年位尚書者三十餘年累奉密命轍跡徧四方十知禮部貢舉天下之士皆其所進眷遇之盛為賜坐便殿天子呼為先生而不名賜田賜第賜叛人家屬賜白金圖書印及告老而去又賜勑給驛官其長子一人福壽之盛為八十三而致仕八十九而考終兄弟偕老子孫蕃碩有出乎五福之外而凡人之所恒有者不與焉合數者論之殆國朝所僅見前古之所罕聞者嗚呼其可謂極盛也已矣夫福之在天

下必其人之功德足以自致然後能饗乎其身故食而怠事能薄而受上賞者必有人非鬼責為造物所厭棄斷乎不可誣也若公以宏才偉望為一代元臣永樂間保衛儲輔宣德間決策討賊正統間留守京師景泰間請許敵和以圖迎復其功尤大其餘咨諏獻納斷大政決大疑勲業在朝廷隂德在天下者益不可數而計也則量公之功校公之德豈泛賞常直所能報哉然公之自處也謙懷儉執蹈實而守恒檢其身常若或怠教其

子弟惟恐其或肆雖寠生窮士未必能之而志滿意極者之所忽也公之福盛於身以及其子若孫者不又在兹乎嗚呼觀是錄而公之所自致及其所自保者皆可見矣東陽晚進嘗一見公賜第時在童稚未能仰測公德於萬一今繼娶于公之外孫從錦衣君觀其所謂錄者謹序述其槩于後公長子名長寧錦衣鎮撫後公數年卒今錦衣君名礲谷公次子官至指揮僉事賢而通經世其家

青岩詩集序

夫世之有文獻大者關天下次者關一鄉而小者關一家其政行風教可考而知也故國有史冊鄉有傳記家有譜乘又往往見諸制作著述之間史傳及譜挈綱而舉要勢不能以槩天下獨其人之所自述作則凡志操功業之詳皆得備見而無所遺焉然以天下之大古今先後之邈且久則其詳者勢亦不得以盡存必辭暢理達然後可以自見於世故古之君子有立德立功立言

言雖細亦世之所不能廢也說者又謂必為之先則其美彰必為之後則其盛傳故所謂文與獻皆繼世者之責及其至也則雖門生故吏不得以侮其官長鄉黨之子弟不得以諛其先達而況子之於父孫之於祖哉故文獻者可以觀世矣予於青岩王先生之詩竊有感焉先生待制忠文公之孫博士公諱紳之子博士嘗從宋太史遊與方遜志為友先生為遜志所教見許以女壻其難之及也實嘗周旋其間文皇帝念忠文死國宥先

生於逮繫且欲用之而先生以疾歸所編有皇朝文纂金華賢達傳續眞西山文章正宗而所著詩尤多君子謂國朝文獻金華為盛王氏於金華為尤盛益忠文之文章節操関天下休明之治而繼志閎業如博士公者非適為鄉里之望也若先生孝義清白不失世守而所為詩又和雅冲泊粹然不戾乎正亦豈獨一家之範而止哉然則雖其詩亦不可以不傳也先生之子中書舍人汶輯其詩數千篇鄭義門諸老間為選訂中書君在

南雍又屬今太史吳君原博擇其尤粹者此集是也中書君既謝病歸將鋟梓以傳予慕王氏文獻之盛又信中書之賢非誣其親者也故序而歸之先生諱稌字叔豐別號青岩牘樵曰孝莊者門人私謚也

送户部尚書翁公致政序

君臣之際亦重矣委質而任之盡瘁而爲之左右服事不敢愛毫髮之力及諫有所不行義有所不合雖得罪以出而不敢避至于年高力倦奉身而退雖其君留之

而不可得益未嘗從諛以為忠貪位戀祿以為勤進退之義有不得不然者若君之於臣徵求簡擢如恐不及雖在謫遠不忘甄錄及其老而去也固不欲彊心志勞筋骨惟其願之從而又有加其資秩給其俸祿優禮而寵異之者於是始終之義盡然相得之難而相失之易從古為然求其進退始終兼盡而兩得者蓋間世而一再見也戶部尚書翁公以先朝進士為部屬已赫赫有時名勘災南向蜀公稅發官廩及為工部侍郎請蠲租

松歲織綵幣出知衡州府代民輸賦若干今天子嗣位遷江西左布政使禦流賊通邊餉擢都御史廵撫山東救荒之政為多入為戶部侍郎以至尚書總京儲掌部事夙夜籌畫凡朝廷財賦大計皆倚重焉比歲以疾乞歸疏再上天子勉留不許今年公六十有九則嘆曰年至矣復具疏備述宜去狀辭愈切疏入三日乃許之而猶難其去特加太子少保賜勑給驛令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輿隸四人以為常近時以大臣致政雖間被恩

數未有若是盛者也公發登科仕四十餘年攄志竭力
固已自効於天下其間得罪而出不少顧避年至而去
又無幾微眷戀乎其間揆厥進退無愧乎大臣之義矣
若遴擢於筮仕之時徵名於既謫之後體貌之典又加
隆焉則朝廷之所以待公者亦豈尋常格例可擬於萬
一哉夫爵賞之典始自朝廷而大臣者以其身為百僚
式者也聖天子獎恬優老於上賢大臣守禮秉義於下
皆天下之盛事而并於今日見之於乎難哉竊聞富丞

相弼居洛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趙叅政槩居睢陽集古今諫諍為書以獻公之歸雖遠在南服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宜未能一日忘于懷也若屣脫軒冕不復關天下事此逸民隱士之所為豈大臣所以自處者哉故欲知公者求之富趙二公可也

送部國賢詩序

進士部國賢之知許州也朝之士大夫無問識不識皆歎且惜之曰國賢奈何作郡國賢刻意經史工文翰不

習書簿不宜作性沖簡好靜不與世故相涉不宜作體質臞弱殆不勝衣不耐居処不任於跋涉奔走之事不宜作然則國賢之不免于郡者其固以是耶今明習律例不泥於章句篇翰之藝則謂之才諳人情達事變不限於小廉曲謹之節則謂之通披豁軒舉不為跼縮拘滯之態則謂之奇偉彊力是三者要可臺諫華可曹省無所嚮而不得此今日之輿論莫有能易焉者也若翰林以制作為職中書以揮染為事行人以奉使宣令為

務則令之所謂閒官散地不必是三者而後得如國賢者而亦弗得焉何哉予嘗言天下之才當為天下惜之梓人之用木必曰此可以梁此可以桷玉人之製器必曰此可以瑚璉此可以珩琚以此易彼雖才且美不適於用而況指摘之訾議之蔑其有餘幸其所不足以自棄其才而不恤者獨何為其情也然亦有說焉勞者變之方也詘者信之勢也操矢者必戢而收之然後可以致其遠治劍者必揉而晦之然後可以發其耀造就成

全之術抑或有當然者邪然則今日所以處國賢者固將為天下惜之也若匡衡之文學不以緣飾吏事不過為書生陶侃之才畧不施力於兵革不過為豢養之子弟士之自處亦烏可茍嗜暇逸屑屑於文字間哉州之職縣之所仰藩府之所責成其政甚劇許當道衡方困於旱暵居者傷殘而流者尚未復殆所謂盤根錯節者也國賢勉哉拯菑卹患鋤強植弱徧于一郡而浹于齊民俾人知文士之適于用如此政之不繫乎貌與力如

此亦以見予之言非私於國賢也如此國賢勉哉予在場屋以文字知國賢久而得之益深予之惜之有甚于人人者故輯諸君所賦之詩序以贈之

京闈同年會詩序

天順壬午予同舉順天鄉試者百三十有五人越數年或舉進士列官中外或業太學或各歸其鄉升沉聚散蓋有不能同焉者矣乃成化丙申冬至日兵科都給事中四明章君元益合同舉之在京師者會於武學之署

得四十有一人焉會既成謂不可以無記因析邵康節冬至詩為韻各賦一詩而暗其一以為序予時助祭園陵不及與實當暗數故諸君以序屬予詩未悉成予亦未有以復也又八年甲辰翰林學士錢唐倪君舜咨始輯諸詩及之其未就者成卷謂予曰序不可以不成也今科舉之制由鄉以至於禮部禮部之舉必同籍于朝而後散處故同年之會往往有之舉于鄉者一聚輒散至有不識其面者既其久而聚也或已忘其為同年而

況㑹乎且天下之士分藩而舉故凡郡縣之統于一藩者其勢皆可以為同若京闈之舉則不啻都邑京校之士而四方之游國學及諸司之有官籍者皆與焉故舉雖同而勢不易合京闈同年之㑹殆自今日始也茍有所限則雖一藩之士亦有郡邑之殊不待如所謂京闈者茍有所通則雖天下之士之㑹于禮部者亦不害其為同而況於一京闈之間乎蓋所限者勢也其所通者義也同年者同時而出同途而進實兼朋友兄弟之義

而有之有事則相與以成有過則相規以正漸磨淬厲各求無負於用世之志與用我者之意而已若交際之勤厚禮文之繁縟皆情之所不可無然亦其細事末節無足以深論者而況并此而失之者乎而況有甚于夫焉者乎夫言者心之聲也君子必于是而觀人觀人者不於所勉而於所忽故凡學於家而陳於有司者固未嘗不以正進也及其志滿而意得物逐而氣移舞蹈歌咏之際葢有不自覺者而是詩也皆不戾乎正則吾同

舉之士亦可以觀而所謂相與以成相規以正者宜無負焉耳矣始序其詩而藏之

送福建參政劉君詩序

才之難其信然哉餘於材或歉於量確於自立或未可與權取給於事功或離道背德而莫之顧事事而求之時時而驗之内外之相符終始之不少變者蓋千百中一見而已吾友劉君時雍為職方二十年凡將士勇怯名籍多寡地勢利弗利皆極諳熟内具章奏外馳簿檄

頃刻數千言皆援古義酌時宜既不失正亦期於濟用此固人之所難能也自授官以來官長屢易知君者或移牒改除或奏請增置殊好異尚者雖時有詆牿亦卒不能舍君而他若位嫌地偪或不相容君以雅度弘量避名讓善之不暇及其久也嫉者消忿者釋競稱其為賢無異辭此又難也然猶有甚難者當賢勞時物論騰播於是有挾勢假義以尊官重位餌而致于其門者君遜謝却避惴惴焉惟恒坑落塹是懼及循次擢福建參

政人皆惜君而君躍然若釋重負以去此非人之所甚難哉故予於君雖不敢為佞未嘗不私嘆竊慕以為不可及也夫古之人知才之難也必處之以難荷之任責之以難為之事職方之地亦盡君才矣今雖以福建大藩叅政高秩亦不過一方事君之行顧亦有不盡其用者乎抑予所謂難也世固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得之淺而遺其深者乎然制患於將然者易圖事於未形者難今福莆泉漳之地外接倭夷內雜海盜而兵備久弛

政弊尚未除非得藩臬之良雖有賢守令彊將士宜無所用其力夫使一方靖則一藩皆安一藩安則東南諸保障皆賴以無事矣是其地非不重而其事亦不可謂不難非君之才其望之誰也天下事尤有難於此者請於君之行試之恐可遽為君惜哉同年進士在翰林者皆賦詩為君贈而予於君尤深故序之

懷麓堂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懷麓堂集卷二十七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七

序

贈右諭德謝君序

儲宮之有左右春坊猶朝廷之有翰林以講說道德制作文章為職地位清秘聯華並峙其有遷轉則視其班級高下或

相出入或相兼攝以為恒制而臺閣之選皆於是須焉其在春坊為大學士為庶子為諭德皆秩五品階大夫與翰林諸學士相埒必累考屢遷而後得與惟以狀元及第為修撰者九載一陟輒遷諭德最為超擢然狀元名地榮峻多不俟滿考而陟近歲始稍稍有之故雖一陟五品人猶若以為滯於是知春坊之職固重狀元之選為尤重也餘姚謝君于喬以成化乙未狀元在翰林為修撰甫九載陟右春坊右諭德初君廷對時所獻策明白正大得告君之體臚傳陛引之際儀觀

修潔氣宇凝重公卿以下莫不目屬以為遠大器故其陟也亦莫不宜之臺閣台枵之望葢不謀而合也宋王沂公賦詩未遇時人已知其為狀元宰相世固有以文章占器業者君之陟寧直為今日賀耶夫春坊之官固以輔翼儲德亦以基太平輔相之業於天下者也故必德純學正發之文章形之議論皆仁義禮樂之宣著則其朝夕左右必有所感格規正以歸于道雖未見于用而所以輔天下之治本者亦厚矣況由此而施焉其所

沾被于天下可勝道哉説者謂治安之策言忠而道疎教本之書言華而要寡承華之箴言切而心詐君之賢宜擇之審矣安知其經綸密勿之業不兆於今日一諭德時邪初君在翰林有乞丈為達官贈者君辭曰是人方不為公議所予惡可以諛言説之竟不作推是以往則其他日必能持節秉義不為諛説𣪍行以負天下豈獨以丈章占之哉予在翰林久知君為詳既喜儲宫之得人又將為國家天下賀將有言于君君同年進士通

政叅議毛君秉彛實倡于六科請給事六部諸郎官為君賀而屬予以辭因次第所欲言者為君贈

林氏族譜序

福州林氏出光之固始五代時從王氏入閩代有令聞有諱比者仕元為福建鎮撫守南閩元末寇臨城守義不屈闔門就戮遺一子陽依祖母郭于外氏故得免陽二子信任信美信任三子秀康壽信美一子文表諸孫至十有餘人秀子玭玠瑭康子瑠琳皆舉鄉貢而玭及

瑭皆舉進士瑭為行人玭為南京刑部主事恒念其先世之湮没危其家之中微幸其所可傳者而惴惴焉惟宗族散失是懼乃自比以下著為譜系以世傳附以家規以傳于家刑部君以予同年進士請為序嗚呼承傳之際重矣族有氏宗有祀家有業得其人而傳之乃可以久而不絶故聖人以有後為孝示重也然天下之事有常有變小而札瘥天閼之患大而兵革鋒鏑之厄有不能保其必無者君子之心葢曰吾之所不得與者莫

能彊也吾之所得爲者吾不敢忽也吾之德足以貽吾後吾之孝足以承吾前吾之法足以維持保護使之久而不墜如是而已矣林氏之先不可得而知矣及其遭變世罹奇禍以一人之身承累世就盡之緒岌岌乎千鈞之一髮可謂危矣及其傳世數百指貴顯五六人蔓延波衍愈長而未艾則亦可謂盛矣是雖傳與繼之各得其道要亦有得於天者乎夫以數百指之族存於一人之身則其恩不可忘而其名字不可不識識其名念

其所自存則所以保其業者不容以不謹矣是故子孫之所賴以傳寧獨非祖考之望於子孫者乎夫吾之兄弟皆知為吾父之所出則其情必親吾之伯叔兄弟皆知為吾祖之所出則其義不至於散由是而推焉則雖親盡服窮而喜慶憂弔之義有不能已者譜之作其亦重矣乎刑部君兄弟飫經學慎官操並聞于時而敬宗收族惓惓不置此可以繼而亦可以傳矣嗣其後者欲引而勿替尚於譜乎觀之

賓山樓詩序

試御史閩人陳君文用世居城南大義鄉其面有山曰煙臺平山左曰袋頂右曰文峯環拱起伏文用之父抑菴翁欲作樓對之未就而卒文用既舉進士拜潮州推官便道歸乃為樓五間適與山對若禮迓之者其從兄江西按察使文耀名之曰賓山文用曰夫山者無情之物也而賓與主禮之所寓也禮施於無情可乎文耀曰可也夫山峩其巔若高冠然豐其址若褒衣然其崍也

若拱而立其安也若尸而坐其適也若鄉而語於斯樓有賓道焉蓋其風采修潔如司馬長卿之一坐盡傾意度直率如王子猷之徑造竹所氣岸軒揭如汲長孺之長揖不拜草樹芬郁如荀令君之馨香累日而不去於此必有以處之勢疏而情親交簡而意盡要久而誼不忘如是而已矣若絲竹以游則近於褻拄笏以觀則過於傲袍笏以拜則失於諂又可如陳元龍之於許汜臥之於百尺之下哉今之人冠屨以交罇俎以懽高門大

厦朝可容駟馬而暮可張雀羅者多矣而吾山固在也孰謂有情者之不若哉然則禮而接之可也且可以儆夫世之不足禮者也文用聞而撫然乃作肅賓之歌曰層樓兮兩扉君之來兮委蛇潔吾席兮修我儀我延君兮君勿辭迎君兮朝霏送君兮夕暉君不我兮遐棄澹終日兮忘歸又代賓答曰風簷兮露闥晝游兮夜榻我之來兮莫予或遏禮我兮燕我樓之中兮席之左朝榮兮夕悴誰定其交兮其寧以我為可大夫士聞而和者

若干篇文耀既捐館丈用自潮以徼上京師念父兄所與禮者而修好焉以其所得詩請予序丈用方登高科為能官無暇乎所謂賓山者予亦居都城門第湫隘無容客地山不負吾而吾負山久矣姑序是詩而歸之

送畢驗封克淮府册封副使詩序

吏部驗封員外郎畢君嘉會奉命充淮府册封副使朝士大夫謂其與重禮沾榮命莫不宜之而能詩者贈之以言予惟古者先王以禮樂治天下為諸侯者或封于

國都或仕于王朝封建爵命皆由上出若世子繼位必入而受命童子當嗣則使大夫就其國命之凡侯國皆然而同姓之國封則有金路之儀貢則有寶玉之賚郊則有脤膰之賜尤其所厚者也今之王府即古侯國必宗室而後得封雖内不通朝籍外不涉民事然恩逮小宗王之再世專之以制誥之書備之以册寶之物可謂重矣為之使者必以文武大臣而副之者非曹省之大夫則郎官之侍從具名而後命御殿而後遣亦可謂榮

矣則與于茲命者惡可以恒典視之哉夫所貴乎使者必其威儀足以聳瞻視辭令足以宣德意文學足以考據理道才畧足以酬應事變而其大者則忠信節義足以持其身而不辱其君所謂重者不可不盡而所謂榮者不徒以自幸也故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賢如嘉會信宜乎所謂使矣且嘉會之舉鄉貢登進士也以禮經進其於禮無所不學而職在郎署邦國王朝之禮尤究習焉遡厥所自遠有端緒嘉會之父朴菴先生以

禮舉鄉貢歷教四學更訓道教諭二秩棄官就封予所及見嘉會之師佩之馮先生以禮舉進士自翰林庶吉士累官按察副使提學江西又予之所嘗締交者也今嘉會奉使地實提學所按而濟南故盧密邇畿甸還朝取道又得歸省其父母于家質舊聞告成事禮之教于是乎徵而禮之業亦於是乎成矣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嘉會一行而三事舉焉又可不謂之賢乎顧程期職務緩急先後尤禮之不可紊者故予于嘉會先序其所以

行而諸君之贈言者皆互見云

順天府鄉試錄序

皇上臨御之二十有二年為成化丙午戒諭廷臣用懲弗恪維時諸司百執事夙夜檢飭惟不職是懼乃秋八月實天下鄉試之期順天府請如故事上命臣東陽臣瀚為考試官臣等受命惟謹既入院與提調官臣玘同考官臣欽臣昌臣守經臣鉞臣濬臣華臣景元臣寅監試官臣澄臣庠暨凡執事胥誓于庭曰今日之事各滌

厥心勤厥務務得賢俊以稱聖心其有恣情以撓法者假公事以售私利者視為恒事細故苟焉以塞責者惟典法與鬼神在於是內外就列合赴試之士二千三百人試而中者百三十有五人遵制額所定弗敢過也臣東陽竊惟天下之政若禮樂兵刑錢穀各有攸司獨賢才乃致治之器庶政所由出古帝王未始不以求賢為第一事自鄉舉里選之後代殊制異弊與法隨議者謂孝廉失之謬辟舉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偽勢

不得不歸之科舉顧其為法亦自不同我國朝稽古定制敷言之義賓興之禮取諸虞周勸駕之意取諸漢圜棘之制取諸唐糊名易書之法取諸宋而又主經義參論策罷黜詩賦因革損益萃為宏規故雖求賢路廣必出乎是者乃正且貴葢天下第一途也鄉之試分經校藝定額錄名兩畿則國監所在戎衛所籍里社所肄諸司庶府所隸皆出乎郡縣學之外其額獨多于諸藩順大尤密近輦轂題必封奏錄必廷獻宴必請于朝士必

見于闕又南畿所無者由今日觀之葢天下第一地也
況乎號于上惕厲于下矢心滌慮所以奉其職者加嚴
核名考實所以會入試之籍者加簡藏事庀物申著品
式凡所以給于有司者加備安知無卓犖奇偉恢閎博
大之士先天下而興乎然士之生於時由斯地以出豈
徒以自幸也於此有道焉念遭際則思作我者之恩視
名籍則思薦我者之意縻爵受禄則思所以用我者之
責必砥礪名節卓然為第一流人以無負乎畿甸科目

之士則今日之選所謂萃以正者也類聚而吉者也觀國而利于用者也若怠弛縱逸壞名檢躭爵禄以自後于天下之士亦安所望於諸生哉夫策名受職以圖自效于世固凡為士者事也臣特為識士言之以為天下倡云

送戶部郎中鄭君督糧宣府序

閩人鄭君叔亮以戶部員外郎督糧德州召還為郎中予與談秦晉河洛饑荒死徙之狀因及今歲畿郡之豐

熟以為賀君愀然曰人皆知豐之為利而不知其為害也當秋成時穀粟委藉率數石而得銀一兩田賦力役或累歲年而大同宣府邊儲告闕又方有轉運之令官所給餘粟不能給道里費則又取足于民數者並困不得已而鬻一飽之外殆無贏畜則不待閱歲而已不知其為豐矣乃憶古人所謂穀賤傷農者相與太息不能置時君將有宣府之行予因告之曰邊鎮之地將有饑卒有餉不可一日而無食屯積弗繼則取之轉運固有

不能已於民者茍納有經出有制使民之力皆足以充國之用則其勞也亦可以無憾矣而或過取妄費民愈勞而國用愈不給其為獘又可道哉故司出納者必其心常在於民而不在其身在於民則為之經畫謀度利則存病則去不在其身則侵漁之利不以及妻子請託之惠不以易聲譽凡吾之所得為者皆得以自盡而莫之撓則亦庶乎其可也今宣府之儲鐵郡之所給在焉君之所得為固其所為慨焉者也而君又清慎幹固憂

乎民而不利其身則其興利去弊有益於人之家國也可冀矣君起曰吾教不於斯言是圖越數日君同官陶君廷用輩請予言遂以是為贈

送伍廣州詩序

知廣州府安成伍君孟賢考績還自京師翰林修撰傅君曰川以同年之好輯凡與游者為詩詩有題題自越秀山至大通橋凡一十人賦一篇為鉅卷予既得滕王閣又獲覩諸君詩而并序之廣之去京師其遠則數千

里也或航于波或騎于原或輿于山其久則數月也乾
維所覆地絡所至其間名山勝地遺跡巨浸固未易以
枚舉若匡廬大庾閤皂之為高彭蠡龍江射陽之為深
鷺洲牛渚之為清高潔則孺子之亭神俊則謫仙之樓
井則有彭祖之空誕祠則有黄石之奇秘閣則有滕王
之富貴蓋天下之大觀備矣夫奇勝之在天下凡征夫
賈客樵童漁叟由之而不知道流釋徒雄據獨占而無
所有事雖騷人墨士操鉛槧而携壺觴者亦不過流連

故浪同歸於無用之地若長安之日太行之雲魏子牟
宮闕之心范文正廟堂之憂隨所感寓皆足以寄君親
之念以至於司馬遷之探禹穴杜子美之觀巫峽蘇子
瞻之汎南海其發諸文章見諸歌咏者皆足以寓彝倫
繫風化為天下重豈徒為耳目之快情欲之樂而已哉
故觀其所歴與其所擇則其人可知已京師者天下之
聚也而廣州者東南之大都會也君以春秋舉進士高
第為刑曹正郎見稱為才為貳守為大郡而名績茂著

今之賢大夫也入則有覲國之美出則有銜命之榮布德施惠揚威力而騰聲光者其於山川景物之際得之必深而感之亦大矣春秋之義送出使者必有詩使于大國者必觀樂而登高能賦亦大夫之所有事也然則君之行其有取於是詩也夫其亦有和於是詩也夫

送荆庭春之雲南按察副使序

荆君庭春之以御史按浙江也有偽造布政牒竊名胥吏者為所按因盡發偽吏多至八百人褫巾服加桎梏

者道相屬傳聞京師流播遠邇以爲奇績益庭春在浙改定糧稅計郡縣地里定圖與籍以祛吏弊在廣東効武臣貪墨察夷酋私餽贈而釋究脫死嚴科舉以得士則二藩皆然其在内臺揔獻納司考覈皆籍籍有稱譽而按吏事以奇故尤著在人口予嘗因之而有感焉國家熙洽既久法存而弊生宏綱闊制之中不能無孽牙罅隙之患就一事言之則其日累月積起於微尠而極於蕃熾蟠據郡邑公行藩省歷銓曹而布天下非有精

勤嚴正之士力掃除之其患之所極有不可勝言者矣夫以江浙近藩官吏重務尚如此況要荒之地耳目之所不及而庶政萬事尤有繫於此者乎此先天下之憂者所宜慮也今年庭春擢雲南按察副使督屯田事朝大夫士多以為庭春之賢而置遠地領偏任俾不獲大施所藴為庭春惜予則以為雲南雖在要荒而壤地最要華夷錯處疆場之所關甚重居安思危之圖有不可後者而民之所賴以生兵之所藉以為用皆於是資焉

趙充國之屯田湟中諸葛亮之屯田渭中皆出於一時攻守之計猶能以此為務則專官特任為久安長治之策尤今日所急而賢如庭春者所宜任也況官為按察以法為名則官吏之臧否民庶之利害皆所得聞亦其所得行者惡在其為遠且偏乎予在場屋知庭春於文字間考言徵行若合符契而庭春亦過以予為可信非徒世俗以禮貌相際書牘相往復為旦夕之好者也故予雖不獲從諸卿士大夫餞之而獨為之辭以附予私

焉

汪氏家乘序

予同年進士福建按察副使汪君希顔以家乘視予曰此吾汪氏所藏而進之所修也請為序按汪氏出黄帝之後至后稷為姬姓伯禽封於魯傳至成公黒肱之子名汪食采平陽卒葬頴川孫誦以王父名為氏後有曰錡者死于郎之戰謚烈侯曰文和漢獻帝時為龍驤將軍渡江南居會稽曰旭晉成帝時封淮安侯曰叔舉為

齊司馬以兵鎮歙乃遷新安子勲名梁成帝時封戴國公曰華當隋亂保歙宣杭睦婺饒六州後歸唐封越國公血食兹土宋元間累封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弟七子爽為王府兵曹曰師全累官國子祭酒殿中侍御史曰道安為唐兵馬使都虞候鎮婺源仲子瀆累官御史大夫都知兵馬使戍婺之三吾鎮世以御史故稱為端公曰中元始即鎮之上流鏞溪之大畈家焉後有曰紱者通春秋子敦詩世其業曰廷桂舉進士廣德軍司戶

參軍其在國朝爲希顏曽大父諱丈亮兩舉茂才奉使
應天諸郡出覔獄蠲荒稅以功顯大父諱濡有隱德考
諱棻封承德郎刑部山西司主事行義重於鄉三子長
燈次燚希顏其季初名熠後改名進𦒿自得姓以來至
于希顏凡七十有七代矣古者世國世家代有譜諜晉
咸康二年詔索天下諸譜淮安侯賓表奏之唐貞觀二
年復下詔越國公又奏之自餘若棻若延之若仔若瑜
若𣓨若德馨若敵累世修葺并以累朝誥勅及碑誌序

記詩歌附之先世之遺詩文亦附之此家乘之所以名也派既益衍不後修續者四世希顔乃與其族子大理寺副堅按察僉事舜民從子貢士儼曁星嵩輩參考舊譜會祁門休寧歙縣諸族惟同出越國者乃書出晉曹者詳之出端公者又詳之居大畈者其詳尤甚而誥勅以下亦以例續附焉吾於是譜得六始四疑一異六始者謂魯汪為受民之始文和為居江南之始叔舉為歙之始道安為婺源之始中元為鏞溪大畈之始紱及敦

詩為學春秋之始四疑者謂汪非氏於汪芒非國於汪野平陽為魯平陽非晉地潁川為魯潁川而非豫州其說葢出於松壽一異者謂阬口諸汪非越國之族其說則出於德馨而成於斌夫譜之法莫大於知本尤莫要於究實故予所謂始者知本之論也所謂疑與異者究實之義也汪氏之乘其備於此乎孔子稱先代必徵諸後裔文與獻之謂也汪氏之文臣武士宏才碩德載簡册刻金石者不可殫紀而希顏經學官蹟不失其世守

於是有所徵其前而後來者不可以不慎也予族高祖希邈府君嘗同知婺源為汪氏序記各一皆予家集所載亦徵之一事故予因希顏請附著于遺文之末亦庶幾所謂世講者云

瓊臺吟稿序

昔人謂必行萬里道讀萬卷書乃能讀杜詩蓋杜之為詩也悉人情該物理以極乎政事風俗之大無所不備故能成一代之制作以傳後世非惟不易學亦不易讀

也禮部尚書瓊臺先生丘公蚤能詩信口縱筆若不經意而思味雋永援據該博平生所得近萬篇往往為好事者取去晚乃掇其存者分類為編殆二十之一而已東陽在翰林從公久近見其所編者如探寶藏入武庫心悸目眩應接不暇葢於此得大觀焉公自嶺海踰江淮以入京師其遠則萬里也自稗官野録以至金縢玉局縹囊汗簡之書未始不讀其多殆不下萬卷也故出其所得為劇談高論如繅絲炙轂竟日不竭議古今成

敗天下之地里風俗夷險美惡如畫圖指掌歷歷可槩見著而為文如鰲負山鵬運海氣勢軒揭莫之與抗而不獨詩也然公之學亦於詩焉見之夫去古既遠至唐以詩賦取士士專門而久業句鍜而月煉乃有以一句合格篇未成而傳誦人口者此詩之盛亦詩之弊也公之學於詩固有所不屑專而實專門者所不逮彼膚見謭識管窺蠡測豈復能盡其妙哉論詩者以氣運為主亦或以江山為助國朝熈平百年禮樂方作氣運之盛

固有攸徵而嶺海之靈秀又水銀丹砂靈芝赤箭所不能當者是詩之成固公學業所就抑亦豈偶然之故哉公雖欲辭一代制作之名以靳于後世有不可得者矣公所著有大學衍義補已上進世史正綱朱子學的諸書多梓行於世而雜文尤多則别刻以傳兹特其詩集云

兩鐵錄刑詩序

今天子御極之四年稽據舊典當五年一錄因之期既

遣官會錄于兩法司復命刑部簡官屬分錄兩畿諸御史錄天下州縣於是郎中陳君一夔往北畿何君商臣往南畿二君者入而辭於朝賜之勑曰朕慮天下之有疑獄有司或弗能直致有屈抑以干陰陽之和心甚憂之今特命爾章爾説分歷畿輔檢閲薄籍貌稽辭察毋惑於浮言毋狃於成案其有情可矜事可疑徒以下減論開釋罪死者具録以聞欽哉二君皆拜手稽首奉命惟謹退而參于庭尚書乃進而戒之曰刑重事死大罪

吾方慎簡吾屬以屬郎中也郎中其殫志竭力服念而審察之勿重嫌以避事勿諉命以自解勿恃聰明以為人莫我欺勿倦於道路以為事可遥辯務期有所平反以答宵旰之勤勉乎哉二君皆拜手稽首惟謹又出而舍于國門之外諸曹大夫士從而餞之乃胥揖而告曰賢哉二大夫其荷天子之簡命賢大臣之推薦以有此行也獨念夫民之屈抑者聞朝廷之有命大夫也孰不翹首跂立以徯其至哉孰不望其引手投足以求旦夕

之命哉儻至而弗獲伸焉則亦已矣不可以復望矣是其曲直生死皆繫于二人決於一時其必有所自致以慰此民也二君皆揖而别曰某某敢不於諸公言是圖於是各以其意為詩若干首錄為卷以分贈二君時予亦在列因誦其詩而歎曰詩之用于刑亦寡矣蓋以謳歌倡歎之聲施之乎箠朴鈇鑕之事固已甚難然其恩德之所感動聲譽之所流播有不能已於人者故名伯之聽訟見諸風皐陶之淑問見諸頌是詩也宜有所取

焉而況四牡之使蒸民之餞槩之以大雅之義又有不可已者然則聖諭之諄復官箴之詳備亦孰謂餞贈規益無助於萬一乎哉二君同署又同官同以廉慎著聲績而審錄之命織甸之地無弗同者予故總序所以行之故各冠乎其詩之首若託物起興因地論事則存乎詩惡能以盡同哉

懷麓堂集卷二十七

懐麓堂集卷二十八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八

序

送蕭海釣詩序

士之出處必視時與義以為節時之利鈍不與乎人不可得而彊茍富貴而合義未嘗不屑為之而合者恒鮮凡瘝官以

保位趨捷徑以媒進取者皆害吾義為之得之者多厚顔不免於失則終其身而有餘愧故於此有擇焉彼甘寂寞者一遷而失其身不求温飽者亦不能不嬰情於既失之後後之君子曾不逮夫十一而望其脫然於此詎不難哉海釣蕭文明先生為給事以直言被謫出為鎮寧州佐者數年更化之初謫者多以薦次第遷陟先生獨不見録久之稍遷衢州佐貳府又久而遷福建為僉事未一年以公事入朝遂上疏致政以去方為州時已無意進取獨以引慝故不敢言歸為府

將求去而為知者所留不獲自遂及為按察則慨然曰吾以方面官歸不猶愈於以州縣吏歸乎時朝士大夫留者益多而其意愈決不可奪上請之明日不待報而遂行焉夫以先生之才行聲望使少自緘括保侍從出入之榮積以資格不為曹省必為藩牧屈指可立待使其優游恬嬉更假以時月之久雖在外服亦豈獨如是止哉今之論仕進者爭能競巧惟恐其弗工凡守分待次者皆其所唾笑所訾議者也然則以當得之理秉不

可遏之勢而幾決義斷如先生者亦可謂之難非邪且士之舍富貴而事恬退者必其中有可樂而後能無悔於心抑而強之則可以暫不可以久可使其併力於碎璧之時而不能使其忘情於破甑之後先生見義知命固不待言若其有屋以蔽風雨有田以共衣食有子孫以承箕裘終構穫又不必論顧尤有可樂者謂山川之形勝地里之幽僻可以頤志氣陶情性而清詞妙墨又足以發之則以其夙夜匪懈之憂易而為俯仰不愧之

樂又何意欲之累而形骸之勞乎使天下稱敢諫如前日勇退如今日而優游無累如後日者惟先生是與則其所得亦多矣他不足校也諸舊故知先生者多為詩不及贈則寓其子鳴鳳以歸予於先生厚且久既不忍釋又從而解之於是乎序

嘉興府志序

先王之政隨世文質以為簡繁蓋自天下之有書契有墳典以明理道紀政事有丘索以象風氣名土物世久

事繁國有史地有志至周大備史之在朝廷者固不俟論天下圖志尤詳而不殺職方所司外史所掌皆是物也春秋列國各置史官秦罷侯置守廢經書而圖籍未盡去漢高定天下始收得之雖郡國並置制亦未備東漢以降紀載日益繁而放逸磨滅不可勝計守令之賢者未嘗不致意於斯凡制度名物人材風俗工作之事前有繼後有據而國家之史亦有資焉然視為細事末務而不加之意者亦多矣嘉興府古揚州域歷代之為

縣為州為郡沿革不同五季以前未有圖志宋袤似衙
為郡治中家多書江浙圖志惟此焉闕真宗時詔諸道
修圖經僅得海鹽一志而已理宗時郡守張元成始延
聞人伯紀為志後守岳珂命關表卿重修未成而去元
其宗時經歷單慶命學官徐碩復修之入國朝為府領
嘉興海鹽崇德三縣宣宗朝始析嘉興爲秀水為嘉善
析海鹽為平湖析崇德為桐鄉為縣七今天子御極之
二年吾友儀真柳君邦用來知府事得宋元舊志病其

簡畧乃博采羣籍下諸屬縣諏訪耆宿屬平湖教諭林緝熙大修之為卷十有三於是秩然為完書焉予聞為政之道必準諸古而因革損益亦惟其時今文運熙洽疆域之廣人物之富殆過前代浙江首藩嘉興大郡非上古之荆蠻偏安之畿輔可比凡天下之號令制度皆累朝德澤所在正修典章隆文獻之日而況地之尤盛如茲郡者乎然世所謂政若教化若户口若賦税詞訟往往取辦乎書簿文字間而究其實不及其半此則文

勝之弊分保邦制治之慮者所宜加意也若志以文尚其勝質尤易志而不質亦孰若勿志之為愈哉觀是志者苟取其序述之詳紀録之實則文質之際兩無遺憾由是而傳之可以久而不墜矣君名琰世為儀真人成化丙戌進士以户部主事歷佐四府至今官廉慎而文其所為志特其一事耳

會試録序

弘治六年春二月禮部當會試天下士尚書臣耿裕左

侍郎臣倪岳右侍郎臣費誾以考試官請上命少卿臣李東陽少詹事臣陸簡輟講事以往同考則侍讀臣江瀾侍講臣武衛臣張天瑞修撰臣錢福臣楊時暢臣凃瑞編修臣白鉞臣羅玘臣靳貴左給事中臣夏昂右給事中臣李源郎中臣談詔主事臣唐弼臣周東監試御史臣王璟臣周南若提調印卷諸執事推擇惟謹闈棘鎖院糊名易書百凡之務以次舉行合士之與試者幾四千經分地析取其醇者三百人文七萬有奇刻其尤

者二十二篇而彙書為錄皆如制惟士之額兩具以請得命而後定亦制也臣東陽竊惟聖王統天下均教化以一德成俗天下之士輯志協力以效於世然後盡其才而用之以天下之才理天下之事故不勞而治唐虞世遠萬國共臣之舉數言之制莫傳焉周自比長累升於司馬於是有進士之名及科舉法行雖制與古異然所謂進士固天下選也我國家疆域過前代而文教隨之自都甸以及藩臬雖荒陬絶徼皆有學垂髫總丱者

亦游乎其間當代之聖謨古聖賢之經傳義論詔誥表判策之文百餘年來教不易道業不改習而士之籍益加於舊有不可勝計者舉士之法博求而慎擇簡於部使羣試於藩然後會於京師而大試之舉禮部者積千百而得一絲此以策大廷名進士則有殿最而無去取焉蓋天下之文於是乎同所謂才者至於是而後盡及就列受事分曹累秩以極乎公卿輔相佐理承化參天地贊化育之功未有不由是出者其關於天下之治豈

小哉且士之仕亦猶國之求士也儒先謂宇宙間事皆吾分内民物之責有身則有之凡瘝札疵癘天下有一焉義不可以坐視顧非吾力之所得與而上之人亦有待乎我者故出而應之言必踐力必效以求與乎天下之治則吾之責與求我者之意皆塞矣故古之士不以獲天下之選為榮而以成天下之功為慊若羣超卒拔於人人中乃旅逐旅進取一第占一職以自饜而實無益乎民與物甚者又從而戕之積歲而教畫法而取國

之求之者如何而顧以是應然則奚貴乎文而必以科舉稱進士於天下為哉為國求士有司職也求什一於千百之餘勢有所不盡蓋不敢有遺力焉求而得之為士者或不克終效則非有司所敢知而亦與有責也臣用是懼故於士之始進也既録其名又辭以勵之

葉文莊公集序

葉文莊公集若干卷帙同而名異其曰水東稿者為諸生及為給事中叅政為都御史巡撫宣府而作曰開封

紀行稿者為給事奉使河南而作曰萊竹堂稿者在廣東西廵撫而作曰涇東稿者為禮吏二部侍郎而作詩則以次彚錄文則計體而分皆公手自編定而總之曰文莊集者則其子貢士晨所名蓋將為天下道而不敢以私集視也予嘗讀而論之曰公之文博取深詣而得諸歐陽文忠公者為多公雖未嘗自言然觀其紆餘委備詳而不厭要知為歐學也夫歐之學蘇文忠公謂其學者皆知以通經學古為高救時行道為賢犯顔敢諫

為忠蓋其在天下不徒以文重也後之為歐文者未得其紆餘而先陷於緩弱未得其委備而已失之覼縷以為恒患文之難亦如此苟得其文而不得其所以重天下且猶輕之而况乎兩失之者哉公學勤好古而志切濟時其在朝廷數陳獻替多見采納在藩鎮威惠並行在部曹清鑒雅操始終不貳其正違志咈意不克自盡則欷歔犨慼若有已而不能已者然則得於歐學也顧不已多而况文哉今論者無間可不可文必歸之翰林

政必推之法家執議如此則其勢不容以不判若持法守律又能以經籍為根抵以文章為藻飾為天下重者獨非人之所難哉國朝文臣得謚為文者翰林之外近時惟吳文恪公訥魏文靖公驥姚文敏公夔及公要諸當世誠不可易得予生也晚所接見者不過一二人公於我蒙翁岳公為知已故雖不敢知公而獲接言論得其大者凡所以為公計不止為當世道也因以貢士之請為序公諱盛字與中別號及菴所著有奏諭錄及水

東日記則其家所藏故不載云

徐中書輓詩序

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一也君於臣之賢且勞者必優其身及其子孫父於其子之孝者必鍾愛焉終其身而愈不忘此情也亦理也夫臣之誠賢天下蓋莫不羨之曰其賢與勞如是是可優也而況於君乎子之孝天下莫不稱之曰其孝如是是誠可愛也不幸而沒則曰是可哀也而況為之親者乎今有孝子出於賢臣之門寵沐

於上愛鍾於内而不幸以至于沒則其親之情可知而凡賢士大夫之辭其容以或已乎此中書舍人徐弘量輓詩所由作也弘量名元概常之宜興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謙齋先生季子也先生在天順間以翰林編修侍講春官成化間官至侍郎兼學士憲廟嘉其舊勞而錄弘量以官今上即阼先生入秘閣預機務命弘量歸娶于家未幾以疾卒先生念其平居謹順無違志至每候公退于門風雨不易者二十年非世家子弟

習驕成惰者比哭之甚慟又追憶先皇帝優禮儒臣之恩出於恒品而弗獲俾其子圖報於後其哀益深乃以仲子元相子文熺為弘量後且自為銘以葬之大夫士聞者思有以泄先生之哀而是詩作焉昔中晉王悅為其父丞相導所愛凡出入臺省必送至車後悅亡導哭于常所送處今徐氏父子事與此正同且悅以從子混為嗣累世之仕者不絕天所以續弘量之嗣而昌徐氏者於此亦可以占矣予在翰林從先生久自朝廷優禮

之盛而於家教之懿亦與有聞焉惟詩之用與史通而昔之人或有所謂詩史者故於是詩之作引前史以證之亦庶幾其有傳也夫

定興王墓瑞芝之詩序

太傅兼太子太師英國張公既葬其先定興忠烈王于城西南連三岡之原越四十年今皇上紀元弘治禮部尚書丘公撰王勲績為平定交南錄勒石墓祠乃有靈芝産于神道爛如朶雲紫英黄跗狀極奇偉流播遹遠

蔚為殊觀咸謂盛美不可無述賦而和者前後凡若干篇按唐河中王之連理木北平王之猫相乳昌黎韓愈皆有頌述傳之至今矧芝者天下之上瑞古瑞命記所謂王者慈仁則芝草生神農論所謂山川雲雨四時五行陰陽得晝夜之精為聖王休祥者嗟乎尚矣甘泉函德之産弗論其或生于他州産于民間皆以貢闕廷書簡策若輔國定難分茅列爵功在社稷誓同山河者其所繫致豈一家之瑞哉惟王起世胄從文皇帝定大業

以功封信安伯進封新城侯又以平交阯功建國稱公
食祿三千石仁廟時加太師預軍國機務知經筵事監
修三朝實錄逮事英廟累號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輔
運佐理武臣階特進光祿大夫勳左柱國扈從北狩死
于王事景泰初封王賜諡上及三代益耀于無窮焉方
王之存長子忠為錦衣勳衛女弟及女繼冊為兩妃既
其薨也仲弟輗嘗封文安侯季弟軏為裕國公而今公
懋嗣有名爵得世世代蓋王之豐功偉烈顯朝廷著天

下而褒寵之隆膺覆之厚自本朝以來不能以一二數也故休徵慶積薰為至和根託於賜葬之地兆恊于建石之日天之錫報不亦明甚矣乎且古者定亂以武飾治以文故武功之盛亦必藉文章以傳後世今公遭世重熙坐鎮閫幄戢武不用又以經筵國史趾美于王從容論道之職委蛇自公之詠故臺閣館局之者儒碩士皆形為文章播為歌詩非末同而言無稽而述者然則考物論瑞其固以家視耶抑將為天下賀也東陽謬職

史事綴名公後謹闡其義而序之

送石邦彦檢詩序

今之所謂先後進者有父執有座主之為先通家予及門生之為後父執云者或同科第或同官署或同遊處而相契信有兄弟之義焉則為之子者固不敢以禮抗而勢軋若東西南北之人偶會暫聚情未孚跡未密而欲責望于再世則已難矣座主之義自有科舉以來有之蓋凡出于其門者或登堂而拜或分屏而坐有不同

於塗之人者既其甚也乃至於徇私而忘公故宋之初嘗革之以為弊其亦矯枉而過者哉稿城石邦彦吾同年雲南按察副使大器公之子也其於予始未通問及予典試京闈得易卷佳甚遂以魁學易者既揭榜詢而知其人後被簡入翰林為庶吉士凡預閣試輒在優等予用是愛且重之及受秩為檢討朝夕相與處義加密而邦彦視予若弟子之於師坐立稱謂匪惟不為抗又若有過焉者徐而察之非獨以前所云也此古之所謂

知已者而於今見之予安可負哉予嘗患世之君子或挾長以為驕或任情以為智雖有美才妙質卒歸於無所用之地及夫曠百世而相感遠千里而相信者或閒有之奚可以多得哉邦彥蘊才飭行必欲企古之人而歐然若不足觀其勢不但于今日止也於文章必能鳴一代之盛於功名必有益乎一世之人於道義必能全所賦之天而不為庸衆人所汩乃可以言至苟可以言至則夫所以相與所以相信者不誣耳矣邦彥勉乎哉

今之存者寡規而多頌邦彦之歸省于其鄉也謂予曰何以教瑤予方感於邦彦之知又重其以規請故以後所云者贈之且望其來重相與講焉

鏡川先生詩集序

詩與諸經同名而體異蓋兼比興協音律言志厲俗乃其所尚後之文皆出諸經而所謂詩者其名固未改也但限以聲韻例以格式名雖同而體尚亦各異漢唐及宋代與格殊逮乎元季則愈雜矣今之為詩者能軼宋

窺唐已為極致兩漢之體已不復講而或者又曰必為
唐必為宋規規焉俛首蹜步至不敢易一辭出一語縱
使似之亦不足貴矣况未必似乎說者謂詩有別才非
關乎書詩有別趣非關乎理然非讀書之多識理之至
則不能作必博學以聚乎理取物以廣夫才而比之以
聲韻和之以節奏則其為辭高可諷長可詠近可以播
而遠亦可以傳矣豈必模其家效其代然後謂之詩哉
顧惟其畀於文也故雖以文章名者或有憾焉兼之者

葢間世而始一見韓昌黎之詩或譏其為文蘇東坡之詩或亦有不逮古人之嘆今觀其宏才逺趣拔時代而超人羣也惡可與不知者道哉鏡川楊先生夙抱古學以文名一世而復深於詩自入翰林三十餘年積晉菴東觀桂坊金坡諸稿若干卷其得而觀之竊以為先生之詩博采深詣典則深厚成一家言當意所得雜體及七言古似宋五七言律似唐五言古似漢然於其時猶嘗擇以為對非苟同時代稱名字者比而愛君憂國感

事寫物則得諸三百篇之旨為深元之盛時稱范德機

善作劉會孟善評先生生聖世世稱大家殆於范有所不

屑某之愚不知於會孟何如也獨自髫丱蒙奬識至于

今不改評且益加厚某雖愚不敢以是私於先生蓋其

名在天下不待知詩者然後知其為重也先生歷編修

洗馬侍講學士少詹事以至吏部侍郎天下之望方隆

未艾於是疑少達多窮之說為未必然又以見先生之

學非於詩焉止也稿以文類者若干視詩尤多則別為

卷云

桃溪雜稿序

予與方石先生同試禮部時已聞其有能詩名及舉進士同為翰林庶吉士又同舍見所作京都十景律詩精刻有法為保齋劉公松臯柯公所甄奬又見其經史之隙口未始絶吟分體刻日各得其肯綮乃已予少且劣心竊愧畏之同官十有餘年先生學愈高詩亦益古日追之而不可及然先生愛我日至每有所規益必盡肝

脯見所撰述亦指摘瑕垢不少匿及先生以憂去謝病
幾十年每恨不及亟見見所寄古樂府諸篇奇古深到
不能釋手比以史事就召盡見其桃溪雜稿若干卷乃
起而嘆曰詩之妙一至此哉夫學有二要學與識而已
矣學而無識譬之失道兼程終老不能至有識矣而學
力弗繼雖復知道其與不知者均也漢唐以來作者特
起必其識與學皆超乎一代乃足以稱名家傳後世肩
差而踵接者代亦不過數人其餘𡨋行倉步卒歸于泯

滅澌盡之地者不知其幾也世豈患無詩哉患不得其要耳先生蚤負絕識雖古人詩鮮或意滿而自視亦嚴甚命志卽氣頽劣者所不及則其屐脫塵靡力起頽廢以至於此也豈非世之所必傳哉或乃謂古今文章局時代關氣運斷不相及遂不復致力其間亦自棄之甚矣然此猶以體格言之又嘗觀三百篇之旨根理道本情性非體格言之可盡先生好古力踐深猷遠計發而爲言者固其所自立也又可獨歸之時代也乎然於此

見今日之盛有古之所謂獻者非徒文也亦以見先生
之賢斷有以立乎世者而非徒言也予無似懼終不能
自振以名託交游為幸因序論之先生姓謝氏名鐸字
鳴治台之太平人累官翰林侍講號方山後更號方石
桃溪其所居地也

懷麓堂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麓堂集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劉淡

懷麓堂集卷二十九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九

序

賀陳君朝用遷福建左布政司序

古者命官必專其長而衆其佐湯始並相右伊左虺漢初亦置二相右相陳平位第一而周勃居其次武帝以劉屈氂為

左相而虚其右以待四方之選皆先右而後左其後以左為尚蓋歴唐以来皆然宋多並置而王曾罷相復入不可得左而僅得右則左之為重可知已國朝因勝國行省之制而損益之布政使而下及叅政叅議皆有左右夫謂之使即古所謂牧伯者而猶並置其慎且重可知也顧今之官必秉鈞鑰乃足以展布心力而莫之抗雖所謂右使位均勢敵者不免猶有所遜故使而至於左則極矣無錫陳公朝用為福建右布政使時與左布政使戴公廷珍同年並位皆以賢能著聲

譽闕之人蓋兩宜之猶謂公居右使不足以展其用適
戴公擢都御史以去公即繼之時公賀萬壽聖節于朝
中道而得命入朝而後謝大夫士之出閩產者既預相
賀而又以賀公曰吾閩方失一賢收又進一賢收也又
曰公之賢也而始得以自遂也予亦公同年故預聞之
乃歎曰夫士起布衣官至二品領一藩之寄至是而極
然寮佐之所洛聽官屬之所仰承士民之所倚賴以為
命者惟賢而已苟非其人雖在其位猶將指而議之若

未任而願既得而幸有不能已者是孰強之然哉公官兩曹閱二紀慎守勤莅始終一致殆養之素矣於是而施焉其志力所至可據以為效者亦可冀矣且官至布政則内而公卿臺省皆發軔之地公雖歛退謙抑之不暇亦獨知天下民士之望之無窮乎夫為天下言之則閩之地有不得專者是方憂其位之極而不徒以賀為也因以諗諸閩士以為如何

送南京國子祭酒謝公詩序

董子稱王者以教化為大務蓋天下之人才風俗皆於是關焉州庠黨序多收並畜不能當百一之選選而出者大則科小則貢皆于國監乎教之而天下皆視以為式是國監者教化之原也祭酒雖不與政而政由以出非百司庶府分一職領一務者比必其人足以作人厲俗以成教化然後為稱中世以後世每視為閒官漫不加意而為之者亦或不知所以為重天下固未嘗無美才善俗顧未必出於薰陶作育之間治之不古若無惑

矣或以為名籍所隸格令所及人多而日寡雖有善者宜無所用其力夫所謂教必躬行實踐不專在乎言語文字之粗若講授稽覈不過諸博士職而整肅懲戒之具一監丞足矣亦惡以祭酒為哉國朝肇置監學宋公訥創制立法為聖祖所知著之勅諭載在史册非後生晚進所得而測也在英宗若李公時勉清直不阿恩義所激士或以身代難不為避陳公敬宗嚴重有體士之裹糧負笈由北方而南學者亦或有之其他名師碩士

踵高躅而延餘光者蓋亦多矣比南監告闕吏部簡于
館局謀于臺閣以請于朝得黃巖謝公鳴治公在翰林
歷編修侍講二十有七年病謝家居者三之一及以史
事被召書將成而有是命於是朝野交賀稱為得人無
異辭焉蓋公之學必本六籍動必循軌度雖藏脩退學
違遠功利未嘗不以人才風俗為意其取諸身而見諸
所為教者可知已聖天子建極之初謁廟幸學示所尚
于天下其所以獎恬厲直于教化本原之地者于公之

升豈不足以窺聖治於萬一哉今日之命非為公賀殆將為世道慶也然則仰承休命遠儁前哲上進于昔之人躋國家教化於隆古之盛公之行寧不思所以為天下重哉諸老先生而下以翰林故事皆賦詩贈之謂某為同年進士命為序其事如此

陸孝子詩序

有傳金陵陸孝子事者國子生仁甫之子鳳其母葉病否甚鳳憂懼莫知所出間隱几夜卧夢一老翁謂之曰

非人肉不可愈鳳異其言翼日焚香籲天置刀盌上忽躍然有聲乃手刲左臂肉一臠為羮以進母食而甘之否浸愈旬日而差昔予南行館仁甫時尚未有子聞其子之孝心喜且異之未幾仁甫以貢上禮部詰之得其事加詳諸卿士聞者多為賦詩不踰月而成卷嗟乎封股之事昔人論之詳矣大抵善之者謂以身報德為孝疑之者謂毀體輕生為非孝予則以為當原其心茍其心誠且迫譬之捄焚拯溺寧赴湯蹈火以求益于事不

得與以死傷生者比君子於此固當有取焉且天下之語辭色忤食稻衣錦者何限不彼之責而責此無亦自比于不孝設淫辭而助之攻乎故鄠人之對説者以為非韓昌黎所作或曰彼見其時習而成俗故矯而為之辭其言聖人所未先為不可以立法垂訓則雖非韓出亦理之不可易者也顧為天下計者不必使人皆有是行而顧人之皆有是心苟有是心擴而行之無所往而不為孝也此詩之所以作也若神異之迹不必深求然

揆之動天地感鬼神之義亦有不可得而誣者鳳之祖庭王君履善貽福而仁甫續學弗試猶有待于後今則有美才至性若鳳也者天寧不諒其心佑助其身以成其孝之大哉詩稱是事雖不必據以為訓而亦足以為事之證也姑為采其義而并序之

壽舅氏參將劉公七十詩序

我舅氏劉公自甘肅參將請老歸京師越五年當弘治癸丑壽七十渥顏皤髮如初歸日而若又過之至當筵

對客論兵老壯地勢險易夷狄之情偽歷歷如指掌竟日夕不少倦蓋其同里而居同時而仕並峙而俱存者十不能一見也當公為叅將承制握兵柄上將元帥下統羣屬攻守操縱無所不得志乃幡然思歸有留之者則曰吾承世職為羽林一千戶南北征伐觸寒暑冒矢石取尺功寸級至都指揮同知官累二品歲祿數百石不為不足矣身在天西南去家萬里重關險道車轍馬迹而不得至不及身之強力挈家東歸為菟裘之圖以

終吾年他尚何俟乎既至買屋城東北隅析諸子各占
一第有勸止之者則又曰吾五子七孫少長不一聚則
相恃以逸散則各奮以勤旦夕之愛固不若終身計也
此二事皆公所藉以有今日且將引于無窮焉昔班定
遠立功西域乃上疏乞入玉關遂還東都陸太中既得
免解使裝分五子為生產常乘安車駟馬從賓客往過
十日而更二人者皆以壽稱書之史册為後來故事公
功成勇退無纖髮係戀意而又深憂遠計安其家以及

其子孫其近之與且人之志氣多以衰暮為強弱精明優裕愈老愈壯如公者雖無意乎南越之使而任尚之戒猶可為後生法頌功祝壽固君子所不能已也公子雄代為羽林指揮使唯準雄集孫格皆被恩例賜冠服將以公七十初度拜壽于堂東陽念先學士公絲蘿之好先宜人梧棬之澤無以為報德地敢不率婦子執觴舉祝百千歲壽於几席間哉大夫士能歌頌者多賦而相之凡若干什東陽謹再拜為獻并書于其首

可閒堂詩序

有稱可閒翁者華亭顧君良玉居城西瑁湖之南自厥考遺善翁授簡任事以髫丱應門戶晨夕劬勸不遺餘力生業既給有丈夫子三人孫四人令年五十有八矣而伯子清領鄉解連得進士為庶吉士與君友者皆羨而謂曰君之志遂矣其亦可以閒矣因稱為可閒翁君亦以名其堂且自號云君仲子慎上京師以告清清之反同游翰林者皆慕君為人又喜其得嘉號也相率為

可閲之詩以質于予予惟人之志氣必有所用亦必為之節而後可恒禮曰老而傳端木叔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鄭事成告子以老歸以家政閒居以安性于史稱之故士大夫委質于朝茍非繫安危關休戚者尚以時致政而去況于家乎今見金旦攫執籌夜計雖有子孫不能自逸曾馬少游向子平之不逮亦何恠乎勇退之難也君年近指使氣幹彊力未可以言老而孤超遠脫無遲徊係累意其識見之所到志趣之所寄葢加乎人一

等矣使君家未裕而遽自求逸固不克成幹父之譽非
其子之才服王事承世業引于不墜則雖欲棲遲而處
偃仰而樂奚可矣且於君之可閒而知有未可以言逸
者出必有陳力輸悃之勤居必有几杖之選車牛之服
乃兄以代終而成業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然則愛
之以勞亦獨非遺以安哉清以奇才脫穎塲屋聲動館
閣閒方有事乎世用而仲季之養亦有資焉君當是時
優游伴奐居山林之高而詠國家之盛天下之樂殆無

以相易者矣彼羨與慕者雖其居之不同而情惡有弗同者哉予以文字知清又相與周旋鉛槧之事而規勗期待有大乎此者為取是詩而序之詩作于弘治癸丑冬十二月計以明年春正月二十六日及君初度寓慎歸與季子勤延壽則不專祝頌而義亦備矣

送體齋傅先生省墓詩序

體齋傅先生之省墓天子眷其誠曹省羨其才儒紳墨士歌其盛而友朋兄弟之私不與焉蓋先生在憲宗朝

舉進士入翰林歷檢討修撰諭德掌司經事二十年不敢歸耿耿之懷將發復止及一更化以來進侍日講分纂先朝實録寅入未出寢食不暇又四五年累遷至太常卿兼侍讀學士進掌翰林事惟時書既奏功講事亦暫輟及上疏請告歸省其先公墳墓于鄉言累數百意甚懇天子崇古好儒方隆聽納而敦尚孝理重遂其情乃命有司給驛傳亟令還任且賜金幣為道里費其視具寮常制限年而後許勘實而後覆一切付諸有司之

手而朝廷若不與焉者異矣於是公卿以下咸謂先生為主司精鑒擇能得賢俊為講官敷對明暢能陳説仁義以開聖聰益治化為史臣筆削嚴謹能闡功德誅姦諛以昭示來世成一代之典其文學足以華邦國論議足以裨政事亦非常材恒品近之不為益遠之不為損者所能髣髴也故凡操觚秉翰者多發為長歌演為巨篇言去留則有皇華杕杜之興論遇合則有鳳凰梧桐之比至于友聲神聽舉德補缺以相贈遺相勸戒其為

賦益詳焉用諸鄉閭播諸天下信一時之盛也今之所謂餞贈者未始不託於文章歌詠之際先生之所謂贈亦嘗有若是其盛乎哉東陽少且劣獲以名姓從先生後自科第官署及凡職務無一不同晨朝夕燕日相游處亦未始有時月之間德義之所薰肝膽之所照情意之所漸浹不啻非所謂東西南北之人而止既與館閣諸先生賦之及先生之弟中書舍人曰會以畫圖請又賦焉然猶有不可已者故於曹署臺諫諸君發之因得

以盡其詳如此云

送傅工部曰會督稅荆州序

朝廷之制財用商賈之稅分領于戶工二部戶主財穀工主材木材木出于東南其務雖簡而利亦饒出川蜀者稅于荆州出徽歙者稅于蕪湖皆置局設吏以司出納第吏畀而弊積乃檄部屬一人分司而稅踰年而代所以示專也及其既久責愈專而事愈難此其故何哉蓋國所以理民而亦有取給于民者低昂盈縮交送于

銖兩寸尺之間不在于此則在于彼欲兩全之而卒不可得今材木之產有限而工役之費無窮故雖月累地積而行商之贏息未聞歲計籍報而有司之出納不備下上之際不惟不相濟而又若有相病者何怪乎其難也夫在易之卦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語有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於此二者酌而處之則寧少羨餘之利而不可使商賈有失業之憾寧負稽緩之咎而不可使朝廷受厚斂之名此實

設官分職之本意而所好之善常寓于所令之中者也若偏見私意如函矢之不相謀旁觀坐視如秦越之不相卹亦何貴乎責之專如此哉然猶有甚者苟漁獵之巧歸于權勢之家狗鼠之姦入于吏胥之手則其為弊寧不益甚矣乎故以稅事為簡且易而不加之意非通於政者也新喻傅君曰會為工部都水員外郎出督荊州之稅有難色焉或者謂曰會為進士以文學繼家業為中書以詞翰名侍從其於財穀經理之細非惟其所

不習且不屑焉其所為難者殆以此也及過而別予論及茲事言累數百不休蓋曰會博涉史籍歷居曹署飫經乎山川道路之遠財貨出納之弊盤結乎胸中欲一剸理之而慮未有以遂其志也予固知曰會之賢有出乎流俗者不必如或者之所謂而止也且天下之稅皆出于民商者四民之一耳使凡司稅者皆知國用之不可闕而不敢虧知民力之不可窮而不敢竭至于不得已而處則權其緩急而不妄行以逆施又推而至于天

下之政皆然其於治也不難矣曰會之行予安得不有所感哉曰會之伯凡體齋先生予知己友也故曰會於予必盡其辭而予於其同鄉大夫士之請亦不能已於贈云

送吏部侍郎周先生使秦詩序

吏部右侍郎太原周先生有秦府郡王妃册封之命翰林舊寮咸以為秉嘉禮封長藩出首曹而稱正使闗於朝廷天下甚重相與賦為歌詩以送旌節而東陽獲接

先生最久乃得而序之國朝册封之制凡衆子皆爲王
王之衆子皆爲郡王而其元配皆爲妃降制之日天子
衮冕御正殿百官朝服以侍是之謂嘉禮高皇帝封子
二十餘人秦在晉上文皇帝所凡視者故封在大國形
勝物産天下莫加焉是之謂長藩凡遣使武具勳戚文
具卿佐以侯簡命文臣之中部屬官比吏以下各一人
又必有侍從郎署以爲之貳節必躬捧班必前拜燕必
先坐是之謂首曹謂正使而先生兼得預之豈非天下

之具美哉古之所謂使必其辭令行操皆足以不辱然後為賢春秋戰國无此焉重令天下一家九族一體分藩胙土者皆秉魯從周麟趾之化采蘋之教治于遠邇為之使者雖有子産之辯晏嬰之智無所用之先生碩學清操卓為名流其在翰林勸講經幄惓惓以孝弟為說載筆史局分掌禮館朝廷大典式多其所書及佐禮部封册賀慶之事又其手出此既試而已效者自足以宣德意陳典章繇是以往非特所謂不辱君命者而言

語儀度殆不必論也且先生之少親迎于陝韓侯之蹶里在馬太原乃其先尚書莊懿公嶽降之地先生及其子弟發解之鄉宗族耆壯尚林林其盛使節所至風聲所動榮顯不足論其所以敦孝興義為天下觀者蓋亦多矣若察州縣以衡鑑天下之才諏閭閻以黼黻廟堂之治皆使之所有事而遠遊之篇登高之賦取之乎山川風物之勝者則先生之餘亦豈惜為諸公和哉

倪文僖公集序

文一也而所施異地故體裁亦隨之館閣之文鋪典章裨道化其體蓋典則正大明而不晦達而不滯而惟適於用山林之文尚志節遠聲利其體則清聳奇峻滌陳薙定以成一家之論二者固皆天下所不可無而要其極有不能合者故君子觀人之文不必識其面聞其論議親見其所施為而其器識材用之稱乎此或宜乎彼斷斷乎其可別已是雖殊世異代操吾説以求之無所不得矧耳目所接風聲義槩之在天下方盛而不可泯

者哉東陳辱青谿倪先生舜咨爲同年交最深獲見其先文僖公樂與天下士誦公所爲文舊矣公居南京有火厄手撥舊稿數帙以出青谿復力檢得之雖頗散佚尚多不能盡録公既没青谿乃取公所自編訂者爲三十二卷刻梓以傳東陽始得而備見之作而歎曰我國朝掃除荒亂奄有六合光嶽之氣全得于天自高皇時宋學士景濓諸公首任制作而猶未得位文皇更化楊文貞諸公並起而振之天下之休養涵育以暨英廟之

初富庶之效可謂極盛矣而劉文安諸公出焉逮于憲廟其用猶未已也時則有若文僖公相與先後揚厲其名大著其在景泰間應制賦詩中官常立俟以進自餘碑板金石之文雲涌川溢沛不可禦嘗奉使朝鮮即席命筆畧不搆思國人皆縮頸吐舌駭歎不能已及歸梓其作為編至于今存焉蓋公之雄才絶識學充其身而形之乎言典正明達卓然館閣之體非巖棲穴處者所能到也故雖中歴巇險晚登通要不得盡見于用而其

於典章道化關一代之盛以爲後觀者如此豈非不朽之事哉昔孫盛作晉春秋傳之外國後有購者於遼東得之宋孫甫作唐書甚自珍惜嘗火後歸問其書他不復顧斯文出處與此正同然二氏之書卒不見于世者謂其子孫不足以繼之也公修英廟實録未及終青谿繼入翰林以成事告校諸前代其班馬氏之風乎且青谿爲學士爲禮部侍郎尚書趾美承䝉當代所僅見行業之著其於公益有光焉後世稱江東倪氏之盛者殆

不獨文之為重而文其徵也是固不可以不傳已公諱謙字克讓學者稱為靜存先生已未進士及第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文僖其賜謚也文有玉堂稿百卷上谷稿八卷歸田稿十二卷南宮稿二十卷通為卷百七十則裒為家集青谿與其弟工部主事阜簞共藏之而遼海編别行于世云

雙瑞詩序

太子太傅戸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宜興徐公為少

詹事兼侍講學士時以太夫人喪廬墓于瑞雲山側朝夕號慟悲不能勝乃有二白鳩栖隴樹未幾復有二白鴈游洑溪之上徊翔哀鳴若感若慕累數月不去鄉人異之今少詹事陸君康伯目為雙瑞流聞縉紳能詩賦者皆與有作久而益富比得而盡觀之竊惟人之身與天地同體故心正氣順感而成祥小者關一家大者繫天下不可誣也若鳩鴈之色以白為奇其數皆偶人奇一物並集馴久而不去其奇尤甚古稱禽鳥得氣之先

而孝為行之首感召符合豈偶然之故哉公氣和德粹文足以華國量足以容物固天地所儲育為天下用而純誠至孝又足以格高明動幽遠豐功偉烈於此有徵焉蓋自還朝以來歷禮曹階遻部荐著勲績至入内閣在天子左右操造化之柄以對時育物二十年間功澤所被和氣所召將使簫韶之鳳儀于虞廷越裳之雉貢于周郊所謂家國一機心孝同理益于是乎驗矣夫徐憲之白鳩以孝稱張九齡并以忠著其為應固有小大

而公瑞實倍之移忠之孝固一代所具瞻者也况晚生後學蒙陶鑄之德得於觀感之餘者其可不擴袂開口為天下先哉弘治癸丑進士之為庶吉士者二十人各擬為詩篇成而未敢獻間以質予予方奉命領教事諭之曰凡朝廷所造就諸老先生所教育者惟忠與孝也體諸身形之言取之予繩轍模範之間固而輩所得為者又何讓乃序諸卷端以遺公之子元指輩請相與藏之而公亦不得而與云

懷麓堂集卷二十九